

## 百年華人艱辛路



客居人語  
姚 船

在加拿大，七月一日是國慶日。對於華裔加入，歡慶之餘，仍有痛苦難忘的記憶。正是一百年前的國慶日，加拿大頒布了專門針對華人的《排華法》，極其嚴苛地打擊和歧視華人。

加拿大是在一八六七年立國的。起初版圖主要在東部。當時遠在西岸的卑詩省，對加入加拿大聯邦提出一個條件：必須在十年內修建一條從卑詩省溫哥華至魁省蒙特利爾的鐵路，否則就加入毗鄰關係更密切的美國，迫使加拿大政府決定修建橫跨東西兩岸幾千公里長的「太平洋鐵路」。

為建鐵路，加拿大從中國台山四邑等地招募了大批廉價勞工。先後有一萬多名華人被「賣豬仔」來到加拿大。他們拿着只有白人一半的工資，卻主要在最艱難的落基山脈地段勞作。華工們冒着生命危險，硬是在崇山峻嶺中開出一條路來。風餐露宿，冰天雪地，不少人因惡劣環境生病死亡。據不完全統計，有四千多華工的屍骨就這樣被埋在異國他鄉的荒山野嶺。

然而，當最後一支釘釘打下，白人在高呼歡慶鐵路竣工之時，幾千名華工卻慘遭遣散，無家可歸，流落四方。

那時候，加國人口絕大部分是英、法裔，為防止華人不斷增多，加拿大政府專門針對華人實施入境「人頭稅」。從最初的加幣五十元，提升至二百元，最終是五百元。這在當時可說是天文數字。生活在底層的華人，每月工資只有十幾塊錢，如何能申請妻兒子女或結婚對象來加？

一九二三年七月一日，加拿大政府更無端推出所謂《華人移民法》（俗稱《排華法》），完全禁止華人入境。這是加國唯一對一個族裔實施的法例。已生活在該地的華人，需登記領證，上面註明：「此證並不代表持證人

在加拿大有合法身份」。並且禁止華人與白人結婚，只能從事洗衣、清潔和雜碎餐館等規定的行業。有人形容，這是加國華人最悲傷、最屈辱的一天。

二戰時，不少華人被徵召入伍，其中有一百多人被安排當偵察兵，冒着生命危險深入敵後。他們身上除了武器，還有一顆萬一被俘時必須吞下自殺的毒丸。直至戰爭結束，倖存回加拿大的華人士兵，儘管他們在加國出生，為加國出生入死，卻依然不是公民，沒有投票權。華人被歧視的程度，到了如此荒謬地步！

一九四七年，臭名昭著的《排華法》終於廢除，華人有了喘息機會。再經過超過半個世紀鏗而不捨艱辛努力，加拿大政府不得不在二〇〇六年，為歧視和傷害華人的「人頭稅」正式道歉。

現在，法律層面雖然少見明顯歧視華人字眼，但形形色色歧視華人事件仍層出不窮。尤其是近年，疫情肆虐、經濟不景，華裔又成了代罪羔羊。什麼樓價飆升，是因華人搶購；在敏感機構工作的華人，被懷疑是間諜……黨爭激烈，一些政客又拿中國「說事」，污名化華人，就連對祖籍國友好的聯邦和省級華裔民選議員，也被証蟻接受外國競選資金（他們已入稟法院控告有關媒體誹謗），令不明真相民眾把矛頭指向華人。山雨欲來風滿樓，華人又處於沒有《排華法》的排華暗湧中。

面對諸多打壓，華人不得不挺身而出，捍衛自身應有權益。六月二十四日，在兩名華裔參議員號召下，近四千名來自加拿大各地的華人，在渥太華國會廣場舉行「反思排華法百年」和平集會遊行。歷史不能重演，為着我們的子孫後代，為着建設一個真正和平友好、平等包容的加拿大，華人不能再「沉默是金」，要站出來發聲，向一切種族歧視說不！

華人百年艱辛路，如今邁步從頭越。



人生在線  
霍無非

這種果子春季開花，花蕊細密，顏色淡青，毛絨絨的像粉撲，樹幹不挺顯婀娜。夏日，花蕊落盡，留一根長柄，結出果子。起先是青澀小果，之後逐漸膨脹豐滿，果色泛黃，入夏果子成熟，就可以食用了。

這種果子很是奇異，拿在手中，果內有滾動感，掰開乒乓球大小的果子，果真有褐色的果核一枚。哈，就是它不安分！恰似清人吳敬梓在《儒林外史》寫的景那樣：「湖裏有十來枝荷花，苞子上清水滴滴，荷葉上水珠滾來滾去。」食之，清甜甚爽，嚼起來沙沙有聲，唇齒留香。

喜水愛濕，是這種果樹的生長習性。那時，我家附近的水塘、公共洗漱房邊長着不少楊桃、番石榴和這種果樹，它們恰如江南等地的「歲寒三友」松竹梅，是我家居住地的「三結義」。夏暑蟬鳴，孩子們爬樹玩耍，除了捉蟬，就是摘果子吃。生澀不熟的，咬一口丟棄；摘到成熟的，吃了還想摘。我們並不是沒吃過這樣的水果，而是淘氣的天性使然，惹得大人們一次次吆喝：快

自小生活在嶺南，吃過的嶺南佳果不計其數，譬如荔枝、龍眼、香蕉、木瓜、黃皮等等，林林總總，不一而足，但有一種果子，給我印象很深，卻多年想不起它的名兒。

端午正是老家楊梅成熟季。親朋間走動帶的伴手禮多是糉子、楊梅。一竹籃美艷鮮梅，覆遮兩枝梅葉，珠紅葉綠，畫風甚美。表姨表舅姐姐陸續拿來四五籃楊梅。表舅家有楊梅樹，可邊摘邊吃，但須



君子玉言  
小 杏

忍受蚊蟲叮咬。

母親發愁：這麼多楊梅，存不住啊！送鄰居，大家都擺手，家家都有。母親便煮冰糖楊梅，煮了一鍋又一鍋，瓶瓶罐罐塞滿冰箱，還有兩籃，我楊梅充三餐，用鹽水泡一小盆，每頓梅餐以盆計。

傳說吃楊梅不吐核可清腸，囫圇吞了十幾顆。想想，一小盆楊梅五六十顆，以這般規模和速度，胃如何消化呢？上網一查，果然「吞核有風險，吃貨須謹慎」，於是恢復吐核。古人讚美楊梅高顏值時亦常憚其酸，如宋人楊萬里「梅子留酸軟齒牙」，岳珂「梅垂萬顆酸」「冰霜透齒寒」。但我連續幾天日均兩盆楊梅，未有牙齒寒軟感覺。倒是此刻敲下這些文字時，滿頰津滲。

時北京四十攝氏度酷暑，梅雨季的家鄉氣溫二十六七度。前兩日雲層低厚，傍晚時分鄰居坐在台門口乘涼，手舉電蚊拍護衛左右，噼啪作響。後兩日晝夜綿雨，雨中裙裾微帶涼意，夜裏門窗盡閉，薄被蓋起，風扇都不必了。誰承想，此時江南是避暑勝地呢？

回家愛睡閣樓，一方涼席鋪於地板攀梯即躺。臥在閣樓上寫此文初稿。小窗外，可聞對岸茶樓和碼頭人來人往的喧笑聲。隔壁台門葡萄架一篷新綠，綠珠綴綴；花盆裏黃瓜藤、茄子苗果實垂垂；荷花老壇半掩河邊，菡萏亭亭。我家庭院內外，母親養的吊蘭、繡球、紫羅蘭已經衍生數盆，生機蔥蘢，沿粉牆躍躍攀升。綿綿梅雨中，天水與瓦簷滴水同時傾入花盆，花苗簌簌，然次日乍晴，葉壯花碩，枝枝勃然。從姐姐家剪的太陽花隨手插入盆中，第二天就開了花。母親對這些花草並不多管，像我們小時候一樣放鬆自在，

## 記憶深處的「奇異果」

下來，摔了可不得了。這麼好的果子糟蹋了，作孽啊！

在嶺南，水果多且雜，那果園，那果店，那果攤，南北水果比比皆是，偏偏這種果子難見蹤影。偶遇幾棵，也疏於修剪，樹沒個型。然而，「果樹通」可不少。鄰居卓叔從鄉下來，喜栽花果，他在樓外荒地上種了兩棵木瓜，有空就除草澆水，還施了些農家肥。有他兩口子精心蒔弄，木瓜樹蹣得快，長到一人多高，就開出淡淡的花，有一次，我們仰頭看到一隻屁股彎翹，薄翼小巧的小螳螂趴在花上，見到我們，馬上轉到無人一側，真逗。

更喜的是木瓜成熟了，卓叔摘幾隻分送鄰居，我家也分得一隻。看着我們吃得滿嘴流汁，喜歡小孩的卓叔給我們講起「果經」：香蕉收了砍去母樹，是因為它只結一次果，騰出土地保留養分，翌年長出新的蕉樹又生蕉果。甘蔗四五節砍成一段，橫放在土溝，蔗芽朝上淺埋碎土。至於這種奇異果，卓叔也講了，記得是因為糖分高，招蟲齧，疤痕多，所以果農不怎麼種它，遺憾的是我把果名兒淡忘了。以後全家北遷中原，更無機會見到這種果子。

一晃數十年過去，我家又回到嶺南。某年春，到故地不遠的公園遊覽，東張西望，一塊窪地滿樹「絨花」，眼睛一亮：這不是讓我冥思苦想的奇異果嗎，真是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」快步走近，驚



蒲桃花開。

作者供圖

起伏在樹幹下端潮濕枝杈的一隻樹蛙，掛在樹上的標牌，註明這種果樹叫「蒲桃」。蒲桃蒲桃，與葡萄諧音嘛，同樣是水果，但兩者沒有關聯，若說有關聯，僅一個字相同：甜。標牌還簡介蒲桃為桃金娘科蒲桃屬常綠喬木，又名水蒲桃、響果等，真是名副其實，多年的困惑迎刃而解。

眼下除了傳統的嶺南佳果，一些進口水果也應時上市，市民們選擇的餘地更寬了。有一種喇叭狀，暗紅色的水果也很奇特，賣果小販說，這是蓮霧。回家上網一查，發現蓮霧還有個大名兒叫「洋蒲桃」，也是桃金娘科蒲桃屬常綠喬木。

哦，蒲桃也有「宗親」了，這才是關聯之果，它們原本就不孤單。

## 故鄉楊梅季



端午古城。

作者供圖

花與空氣陽光水都是自在的，各與自己相處舒服、彼此相處舒服，不爭鋒芒卻自律健壯。

古城依舊保持了不少古老的生活習慣，晚上九點街頭人影稀落，清晨五六點我還在淺睡，弄堂裏各種叫賣聲已由遠及近次第而來，「鵝毛鴨毛甲魚背」「毛豆豇豆絲瓜」……多是鄉音，偶有普通話叫賣聲。「鵝毛鴨毛甲魚背」已聽二十多年了，那時過年還有沿街敲鑼喊「小心火燭」。我問母親，現在走街串巷還能收到東西嗎？母親說，有的。此地人愛吃這些，也都習慣留着賣點零花錢。

傍晚走到迎恩門。城樓下的廣場，人們伴着音樂在跳舞；城樓上夜風涼爽柔和。回到老街，晚霞倒映映城河，街燈初放，紫光靜柳，波平如畫。小小的蛙仔在台門石板和花盆間跳來跳去，差點蹦到我腳上。一向很怕這類小動物，此時或是愛屋及烏吧，覺得小傢伙蠻可愛，於是腳下倍加小心。

端午節去表舅家作客，菜蔬俱為後園所摘，鮮嫩無比。次日姐姐再帶去農莊吃飯。我和外甥女要回老城，臨上車前家人拍合影。河邊散見洗衣的老婦人，眾裏尋他，終見一背影年輕的釣魚者，姐過去請幫忙。釣魚人放下魚竿，邊擦手邊上台階——是一個乾淨斯文的十幾歲男孩。照片拍得還不錯，我好奇這般大的孩子居然喜歡釣魚這項考驗耐心力的「苦活」。

同姐冒雨觀荷。清荷十里蓮葉田田，雨中景致與晴日別樣，觀荷聞荷聽荷，聲香色皆備。密雨敲荷，葉心迅速聚成一顆大珍珠，水珠調皮滾來滾去，一不小心滑出荷心，荷葉一歪，嘩啦一下，水珠瀉落荷塘。還有荷葉小心翼翼捧着水珠，一陣風過，也是嘩啦一下——此伏彼起的水珠瀉落與荷池雨跳，一片荷塘交響曲……有幾叢荷花開得甚密，間以蘆葦兼葭，像極了黃永玉筆下的蓮塘。

梅雨時微時驟，淅淅瀝瀝竟夜不休。臨行前晚，朋友請吃家鄉菜，帶了外甥女一起，小姑娘初品黃酒，不知不覺喝了一小壺……我可能因那杯黃酒咖啡，凌晨兩點多仍無睡意。算了，即將別鄉，捨不得閤眼，任由故鄉梅雨夜更長些吧。

晨起依然細雨濛濛，幾聲「布穀布穀」，只聞鶯啼，不見鵲影。浮忙着從天井的花草中剪枝帶回，忘了拿水杯。當然地，姐給我準備了一箱楊梅帶回京。剪枝的繡球吊蘭用空楊梅竹籃手提，進高鐵站人家喊「楊梅不用安檢」……想必是人人帶楊梅。楊梅紅熟後，淋雨就不能吃了。綿雨一過，楊梅季也就過去了。

古城去年新通地鐵，第一次乘坐。城外地段多行於地面，沿途不復小橋流水，除了地名，景觀皆新，樓廈與他城無異。不忍再看，只有閉目打盹。不知是鄉愁太多，還是寄放鄉愁的物事越來越少。故情拳拳，唯有老城一隅了。

## 「剛剛」清涼度夏



市井萬象

近日，遼寧地區持續高溫，在飼養員的精心照料下，鞍山動物園裏的五歲大熊貓「剛剛」一邊吹着空調降溫，一邊享用新鮮竹子、水果、胡蘿蔔、蜂蜜等，清涼度夏。

新華社



## 神奇的竹簡木牘



閒話煙雨  
白頭翁

翻閱中國的古代歷史，就要攤開那一捆捆竹簡木牘，那些被歲月侵蝕成暗褐色的竹片、木片上，有一行行灰黑色的中國字，那可是一部先秦至東西兩漢時期的「大書」，謂之「鴻篇巨作」是因為它是中國歷史的真實紀錄，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，這一簡一牘，千金不換。

中國第一部詩集《詩經》也是記載在竹簡木牘之上。沒有竹簡木牘，就沒有《詩經》，而最早的《楚辭》也是記載在簡牘之上；公元前一一二年西漢「樂府」中那首感動後人幾千年的愛情詩也是記在竹簡木牘上。「上邪，我欲與君相知，長命無絕衰。山無陵江水為竭。冬雷震震，夏雨雪，天地合，乃敢與君絕。」此情此意，此心此愛，真乃「罄竹難書」。若無簡牘，我們對先秦文化幾乎一無所有，三千年前的歷史文化難以續寫。

簡牘，在殷商時代就已出現。竹製的為簡，木製的為牘，稱為簡牘，因為南方多竹，取之方便；北方多木少竹，因此以木製簡。簡牘之前以甲骨為載體，以利刀為筆，在龜板和牛肩骨上刻字為記。甲骨文始於何時，無準確記載，胡適先生認為以殷商時代為準，對殷墟河南安陽數十年的發掘證明，甲骨文一共發現了十五萬片，記載的都是殷商時期的王朝大事。甲骨文之難在於一是龜甲難尋，在甲骨之上難為書；用尖刀在其上刻字，艱難而費工，極大地限制了甲骨文的發展。

早在西晉元年，就曾在盜挖魏襄王的陵墓中，發掘出寫有文字的簡牘達數千件。遺憾的是當時沒有對這些簡牘上的文字進行記錄。自西晉以後，盜墓風一波甚於一波，但再無發現簡牘記載。直到一九七六年在湖北

省雲夢縣睡虎地發掘了十二座戰國至秦代的小型墓葬，其中第十一號墓出土了秦簡一千一百五十五支，另有殘片八十片。是秦朝官吏的現場記錄的秦王朝歷史，珍貴無比，我們今天對秦王朝國家制度的研究，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這些雲夢睡虎地發現的秦簡。

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簡簡文是用毛筆書寫的秦隸書體，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篆書向隸書轉變正值其時，過去多年研究難有定論，今朝出土的當年原物，一簡定論。出土的秦簡《徭律》證明，服役役人如果「失期」，遲到三到五天，只需要受到訓斥和責罵；遲到六天到十天，罰交一個盾牌；遲到十天以上的，罰交一套鍮甲；若誤期不到的，則懲罰上罰交兩套鍮甲；同時《徭律》明確規定，如果遇到大雨而誤期的，可以免除懲罰。這與《史記》中司馬遷所記：「失

期，法皆斬。」大相徑庭。寫在秦簡上的《徭律》一公布，一石激起千重浪。

曾列入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的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，因被盜而不得不進行搶救性發掘，挖了整整三年，出土文物七萬多件，其中漢簡有三萬五千枚，有文字的有二萬三千枚，一時驚動世界。「懸泉置」是兩漢時期在此設置的一處郵驛機構，「懸泉置」這三個字是用毛筆蘸墨寫在一枚木簡上，非常漂亮的隸書。漢簡中從皇帝的詔書、律令、使節的往來，周邊的關係，甚至天災人禍，民情民俗，一直到工作調查，驛站檔案，幾乎無一不有，成為一份難得的歷史清單，填補了不少歷史空白。其中有一枚漢代封檢，即郵件的封匣，是簡牘的一種，墨寫的漢字，有骨有力，寫得有功夫，古人比我們行得遠，功夫下得大。